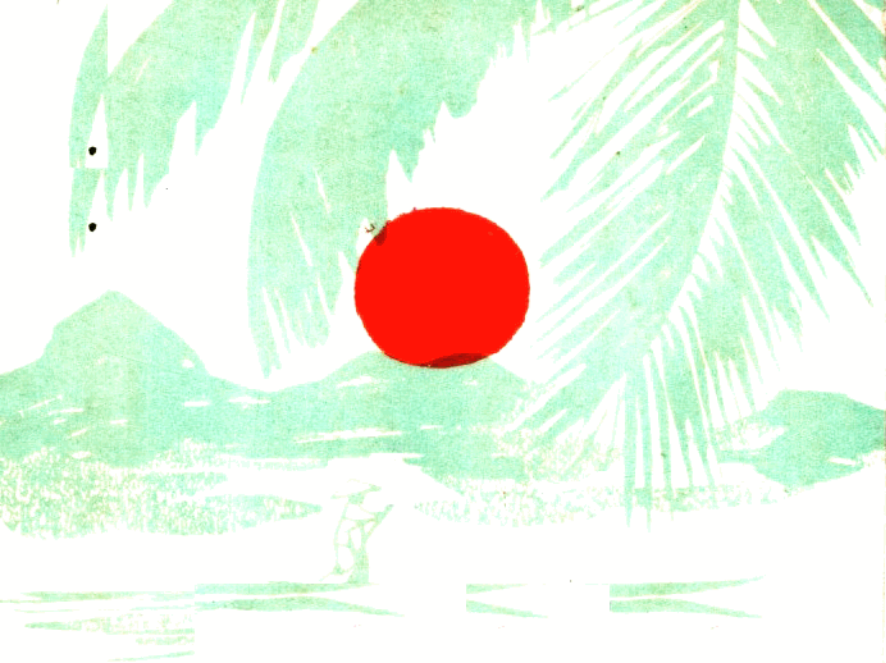




南越人民反美爱国斗争故事选辑

越南介绍

副刊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编印

写在篇前

越南民族是一个整体，越南这个国家也是一个整体，这已为几千年的历史所证实。

由于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致使九年来越南仍然处于分割状态。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吴庭艳匪帮给越南南方人民带来了多少深重苦难：生活黑暗贫困到极点，各种生存权利都遭受践踏，无辜的居民遭受残酷无比的虐杀。

但是，越南南方人民发扬着固有的无比英勇的反抗侵略的传统精神，他们正在异常勇猛地奋战着，制止住美帝国主义的每一个侵略步骤，并且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场艰苦的战斗中，许多越南南方人民优秀的儿女们树立了不屈不挠地展开战斗和英勇牺牲的光辉榜样。他们不愧被誉为“祖国铜墙铁壁”。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他们的行动是极其崇高的。他们是住在南越平原地区或高山地区的男女老幼，他们有的人甚至曾经在美吴集团的队伍里服过役，有的正在苦修道行，希望能够过着安宁生活的佛教徒。

出版这本小册子（越南介绍副刊），目的在于帮助亲爱的中国读者们进一步了解越南南方人民在反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和他们所遭受的苦难。

越南民族是一个整体，越南这个国家也是一个整体。海可涸，石可烂，这个真理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最后胜利将属于越南南方人民。越南一定要统一。



目 录

一个卖椰子的老大娘·····	3
一幕女教师的剧·····	15
取于斗争取于胜利的板枷姑娘·····	29
那位姑娘·····	35
“我死了以后·····”·····	47
找到了革命·····	52
一条人命·····	59
九龙江简介·····	77



卖椰子的老大娘

作者：楊 灵

（譯自越南《文学》报第240期）

一提到越南南方，人們不禁就会想到那一望无际、翠綠的椰子林，而一提到椰子，人們也永远不会忘記那卖椰子的人。

卖椰子的人常常是年青的姑娘。一件沒領子的合身的短衫紧紧地裹着那纖細窈窕的身子，看起来实是令人发生好感；有时也会是有着一双疲倦无神的眼睛的老大娘，但那张含嚼檳榔的嘴随时都保持着醇厚好客的笑靨；有一件事是，不管她們的年岁多寡，都有着一双灵巧，柔和的手。

卖椰子的这种小店常常隱身在公路边的椰树蔭下。人們最喜爱的一种椰子就是暹椰。这类椰子个儿不大，一个椰子只夠倒滿一杯，但有一种奇特的香甜味，它不象火椰那样，吃后会有酸酸的余味，也不象三觀椰那样清淡。誰要是喝过一次这种有名的椰子汁，就会永远記得那清香誘人的甜味，同时人們也永远不会忘記卖椰汁的姑娘砍削椰子的那双健美灵巧的手。客人来了，卖椰子的人就是用那双手从整串椰子

中砍下一顆，飞快地削去一层层綠色的外皮，然后“掰”的一声，刀口輕輕地砍进椰瓢，挖出銅錢大的一个小园孔，椰汁一点都不溢出来。客人只要捧起椰子，仰起脖子咕嚕咕嚕地喝一陣，完全不需要什么杯盏。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卖椰子姑娘的那双灵巧的手仍然能夠供給人們同时喝上椰汁，不需先后等待。人們称这种同时一連削几个椰子的动作叫做砍削椰子。

下面是一位卖椰汁的老大娘的故事。

那就是七大娘。

誰也不清楚她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只知道当她还是姑娘的时候，她也略有姿色，并以販卖椰子为生，也和其他的姑娘家一样，她也有一双灵巧的手。

长大后，她就結婚了。1940年，她的丈夫参加南圻起义后被逮捕，并流放到崑崙島，并且死在那里，給她留下一个男孩和一个小园子。她就这样寡居，沒有想到再嫁的事，虽然曾有許多人向她提亲。她的儿子一点也不听话，終日閒游瞎蕩。这也可能是因为做母亲的过份溺爱，使得他变得如此的坏？抗战爆发后，他就离开了家，走得无影无踪，也不管母亲的泪水都要哭干了。

三年后，有一天他回家探望母亲。七大娘看見儿子穿上了軍服，高兴得泪水都流出来了：

“你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如果你爸还在……”

儿子紅了紅面孔，微微笑着。他的确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温柔，腼腆得象个大姑娘。他这次回家只是休假，几天后又走了。自此以后，每当和人家談話时，七大娘常爱誇口說：

“我家那个小景看这个样子竟成个男子汉了！听说都当

上連长了，指揮百把人哩！……”

游击隊員們出差時有時也順便來看看七大娘。（七大娘已加入戰士母親會）七大娘對待同志們真是無微不至，茶飯俱全，但是她從來也沒有把他們留在家里過夜。她的性格是賢淑的，但又十分胆怯，她害怕法國鬼子說她“窩藏”游击隊而燒毀她的房屋。

日月如梭。七大娘就是這樣孤另另的一個人住在村頭那座破舊的小屋里。

1954年初，兒子回到了家，身上帶來了兩處創傷，面孔也比以前蒼老了许多。和他一起回來的還有一個五歲的小姑娘。原來在遠方他就已經有了妻子。她是一位游击隊員，但這個媳婦還沒有和婆婆見面時，就在一次破壞敵人的交通綫時，被敵人的白炮彈打死。

回到家後，兒子又參加了鄉游击隊，儘管他只剩下了一條手臂，戰鬥却非常勇敢。兒子回來後，七大娘非常高興，她那間空曠孤寂的小屋充滿了生氣，小孫女清脆的笑聲使整個屋子里洋溢着溫暖。

停戰了。村子里聽不見槍聲了。日子就象庙会一樣的愉快。七大娘高興地對兒子說：

“現在安寧了。你看那個姑娘合你心意，媽替你去找說親。難道就這樣永遠孤身一人？”

兒子微微笑着，搖了搖頭。在他的心中，妻子的形影還異常清晰。七大娘了解兒子的性情，再也不敢提起這件事。

村里的鄉親們興高采烈地忙着歡送一些同志們北上集結。七大娘的兒子沒有去集結，留下來和母親在一起，雖然他夠條件去集結。我們的軍隊離開十天後，吳庭艷的軍隊就開來了。首先，他們把鄉親們召集在場子里，然後一個偽中

尉宣佈道：

“国家政府正式接管这个地区，我們將維護革命給人民带来的各种权利……”。

但是，事情必然会发生，并已經发生了。伪軍拉来了一个排，就在村中修筑一座崗楼。每个村民必需繳納二棵椰树，服十天劳役。伪中尉边笑边說：

“我們駐紮在这里，維持秩序，保證安宁……”

七大娘老是捨不得那两棵椰子树。儿子却沉默地迎接这一切事变，一句話也不說。从前他就不爱說話，現在更是沉默寡言了。誰能知道他脑子里想些什么呢？七大娘顧慮重重。她想：如果再修十个崗楼，那么这片园林岂不就成了坟場”。崗楼修好了，看样子筑得非常高巍和牢固，地道高达二公尺，全是用椰树修筑的，一排排密密的枪眼黑忽忽的显露出来。

日子渐渐地紧张起来了，就好似繃紧了了的彈簧一样。社宝这个抗战时期从獄里逃到敌人那去了的地主現在又回来了，并且作了伪乡政委员会主席。他对人民說道：

“你們若是識时务的，赶快把我离开这里那段时间的欠租都补齐。大家都是乡亲邻里，我說的都是实话。不要搞得大家都不好看……。”

抗战时期，七大娘曾得到人民政府分給她属于社宝的一公亩土地。她和儿子商量道：

“算了，还是还給他吧！拿了人家的东西說起来总是不对……”

“随您的便吧！”

儿子短短地回答了一句就倒在床上。最近他抽烟比以前抽得厉害得多，老是在沉思。

七大娘是第一个把稻谷还给地主的人。地主用手抓了一大把谷子吹了吹，见没有杂物灰尘，就笑咪咪地对七大娘说：

“你真识时务！抢的东西总是嚼不烂吞不下的，你回去就这样对他们说吧！”

七大娘回到家里，也没有对谁说，自己的事要自己去管嘛！再则人家索租，也是应该的。人家不在家时拿了人家的东西，这和偷又有什么区别？虽然这样想，但回到家后，就瘫倒在床上，好似生了一场重病似的，茶饭不思。

但也并非就此了事。这只是大风暴来临前的一个预兆而已。伪军在村里亲热地和乡亲们打招呼那只是开初的事。渐渐，鸡鸣、水果都滚进那肥大的美式裤子的口袋中去了。姑娘们再也不敢出门，市集上看见的全是老大娘和有了孩子的妇人。夜夜都听见枪声，空气窒息得象从前法国鬼子“扫荡”时一样。

灾祸就好似暴风雨一般地向这个小小宁静的村庄倾泻着。二铁是从前的乡政府主席，没有到北方集结，留在家种地，他第一个被敌人逮捕了。他们毒打他，有一次路过七大娘家喝水时，七大娘竟认不出他了。趁伪军到后园里去摘椰子时，二铁微笑着，他的脸上全是血：

“我被他们押到县里去……，不知还能不能回来，有什么事都求大娘照顾我家里一下”。

他们把二铁赶到炎热的太阳光下，头上既没有帽子，也没有竹笠。听到了妻子嚎啕大哭的声音，他转过身来长叹一声，又向前走去，一双脚象有千斤重似的提不起来。

七大娘眼泪汪汪地照料着二铁他那可怜的妻子，她刚昏倒在草地上不醒人事。良久，她才醒过来，面上流露出茫然迷惘的样子，象失魂落魄似的。一会，突然想起了什么来，

她倒在七大娘的怀里抽噎不已，七大娘也泣不成声。一会，七大娘对二铁嫂说：

“好了，你回家收拾一下来和大娘住在一块儿吧！然后再设法营救二铁……。”

× × ×

二铁被逮捕的第二天晚上，七大娘的儿子到村头去就失踪了，再也不见他回来。七大娘面对油灯彻夜不眠地等待着儿子归来，心中十分忐忑不安。第二天早上，她只找到儿子卖槟榔后放在床头蓆子下的一卷钞票。正在此时，伪中尉带领着一群伪军涌到七大娘的家里搜查拷问她儿子的消息，但她又那里知道哩！他们恫吓她，哄骗小孙女，然后又擰小姑娘的耳朵和脸颊，弄得她大哭起来。

临走以前，伪中尉挥舞着手枪说：

“什么时候你儿子回来叫他马上到岗楼去报到，不得迟缓，听见没有？”

七大娘病了。整整一星期卧床不起，人瘦得似枯草似的，如果没有二铁嫂侍药弄汤，她怕是活不了。不幸的共同遭遇使得这两个妇女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二铁被捕一个月后，村子里又接连失踪了四个人。

在这个宁静的小村庄里，敌人对前抗战人员采取报复镇压的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七大娘得到了敌人残酷拷打二铁后，然后枪决了他的消息。这是一个参加过这次秘密枪杀的士兵到七大娘那里喝椰汁时，洋洋自得地讲述出来的：

“二铁那小子才是真正的越共头子！”

七大娘不敢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二铁嫂，她怕二铁嫂活不下去。她只是暗暗地吞声饮泣。只在这短短的时期里，七

大娘就好似老了几十岁似的。头顶和两鬓都爬满了白髮。为了避免敌人調戏二鉄嫂和找她的麻煩，七大娘再也不卖椰汁了。整天她都埋头在园子里，給果树和檳榔松土、培土。每天下午，夕阳西下，把草木都染上一层暗紅色时，七大娘就倚門楞坐，惘然若有所失，一双眼睛凝視着前方，好似在等待什么。

× × ×

这个从前善良淳厚的小村庄現在再也不宁静了。传单开始出現了。一天上午，伪軍們愕然面面相覷。在村头离崗楼二百公尺的三岔路口出現了一幅巨大的标語，张挂在榕树枝上，它是如此的雄伟、自豪地映入人們的眼帘。屋頂上，又不知誰何时插上了南方民族解放陣綫的旗子，在阳光中招展飄揚。崗楼上的伪軍炊事員，从籬筐里倒蔬菜时，竟发现里面放着一张传单……。

枪声越来越多了。以前只是在晚上，現在連白天也响起枪声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頻頻传到七大娘的耳中：“游击队的同志們就似抗战时期那样截击車輛。連美国顧問都被活捉了……”。

解放区根据地离这个村子不远，因此民族解放陣綫和解放部队的每一个活动差不多村子里都知道。这些消息渐渐唤醒了七大娘的觉悟，七大娘开始仇恨那些有着一双兇狠的贼眼，穿着美式衣服，只知向口袋里塞进那些从乡亲们那儿搶来的东西的伪軍們。

六月初的一个上午，七大娘正在拾綴一些刚摘下的檳榔叶，心里悶悶不乐地想起了儿子。

二鉄嫂正在厨房里煮飯，她一面添火，一面专心地讀着几张小传单，小孙女在后园里割草。清早，空气凉爽，树脂

散发出浓郁的香味。

突然，不知从那儿传来两声沉重的爆炸声，把整个屋子震了一下，接着响起炒玉米似的一阵阵的机枪声，七大娘吓了一跳，喃喃自语：

“又在那里袭击敌人的军用車啦……”

在后园割草的小孙女惊慌地跑来：

“奶奶，我看见部队从田里撤走了，人多极了……”

七大娘连忙截住她的话，骂道：

“又在多嘴……，还不快去割草。”

二铁嫂慌忙从灶披间走出来，脸被烟火烤得通红：

“什么事啊？大娘！”

“可能游击队又在公路上截击軍車。枪声听起来很近……”

枪声静息了一阵，突然听见村头一阵闹嚷声，伪軍們涌进了村子。他们拼命地往老百姓的屋子里闖。看样子都很年青，胸前都挂着一枚十字架。这是花斑軍服营的伪軍，以兇恶残酷而著称。

两名伪軍拐进七大娘家，听见脚步声，二铁嫂慌忙躲到后园。

“请进来喝点水……”七大娘慌忙收拾一堆堆的檳榔叶，畏惧地打着招呼。

“把这些鬼东西收拾干净”。一个伪軍下令說。

七大娘弯下身子收拾，就好似一架机器似的，她暗想到：

“这般畜牲又要怎样折磨人呢？”

两名伪軍轉到后边追鷄子……他们就这样一直呆到中午。不知他们从那儿掏出几瓶酒，痛飲作乐，互相打鬧着。

七大娘忍气吞声地侍酒候飯，她偷偷地祈念着，願二鉄嫂平安无事，躲过这场灾禍。

一个面頰丰满得象姑娘一般的伪軍，唇上稀稀疏疏地长了一些未刮的鬍子，滿嘴散出刺鼻的酒气：

“喂，老太婆，你的女儿呢？”

七大娘惊惶地說：

“长官，沒有……”

伪軍哈哈大笑起来：

“沒有！附近有嗎？”

七大娘搖着头：

“我老了，整天不出門，那里知道……”

唇上有鬍子的那个家伙，虎視眈眈地盯着七大娘：

“你没有女儿这真是奇怪哩！她是不是躲在后园子里？！”

七大娘感到背脊一陣冰凉，头上不断地出汗，站在双眼充滿血絲的伪軍面前，她暗自想道：

“他这只是在乱推測……”

她鎮靜地回答道：

“不……不……我沒有女儿。”

“沒有女儿？那这是什么？”

那个家伙揚起二鉄嫂那件还新的短衫。原来在搜查屋子时他快手快脚地捞到了二鉄嫂那件放在枕下的衫子。

七大娘仍然搖着头說：

“那是我媳妇的挂子。但是她死了！”

“死了！你到后园去找找看，是否躲在那里？”

唇上有鬍子的那个家伙向另外一名伪軍下令說。那个伪軍立即提着枪大模大样地走向后园。

他馬上就找到了二鉄嫂。

在屋子里就听到二铁嫂在那茂密的人心果树边大嚷大叫。七大娘想跑出去，唇上有鬍子的那家伙把她拦住：

“妳走一步，我馬上枪毙妳！”

他的手指鈎着板机。七大娘搭拉着脑袋，好似中了弹的小鳥。那个畜牲又連忙跑去帮助那个伪軍把二铁嫂拼命地拖进屋里。她大叫道：

“大娘！您救救我罢！”

二铁嫂的头髮都松散了。突然七大娘不顧一切地站了起来。有鬍子的伪軍又把她拦住，并把她推到屋角。

二铁嫂一面罵着，一面向那个年青伪軍的脸上掴耳光。那个家伙連挨了几下，眼睛直冒火花，但仍然一股劲地把她往下按。七大娘轉过头来，不忍看这正在发生的可怕情景。二铁嫂那掙扎、令人心碎的哭叫声夾杂着畜牲們的獠笑声使得她快要发疯了。漸漸，二铁嫂的叫喊声变小了。

突然七大娘吓得縮作一团，因为她听見劊子手在罵道：

“他媽的，这个賤人，胆有多大，才会这样胆大包天？”

“剖开它看看就知道了，还有什么說的？”那个留有胡子的家伙叫道。

这时那个家伙就抽了刺刀。七大娘掙脫地跑向后园。二铁嫂那位可怜的妇人惊惶凄厉的喊叫声老是追随着她，一直到她摔倒在椰子树前。她感到面前的景物都在旋轉。从前，听说这般畜牲剖腹取肝的事，她总是不太相信，她曾想过：

“不管怎样，他們总是人呐！又不是畜牲！”

現在，这駭人听闻的事实就在这里发生，就在这間住了多少代，連杀死一只鷄都感到难过的老大娘的破旧的小屋里发生了。

一陣皮鞋声传到后园，一个伪軍走近七大娘，用鞋尖輕

輕地着踢她的头：

“躺在这里干什么？起来砍椰子給我們喝，老傢伙！”

七大娘醒轉过来，她茫然地看着对方，突然她的一双眼睛停留在那家伙粘滿血迹的肥大褲管上，她感到恶心，一股仇恨的火焰冲到她的脖子上。

“还磨蹭什么？想要象刚才那小丫头那样的下场是吧？”

有鬍子的那家伙大声喝罵道。他那通紅的脸上暴着一条条的青筋。七大娘低着头走进廚房取了一口砍刀，然后又回到后园，她一边走一边想如何杀死这个家伙。不，必需一起杀死，不能留下一个坏蛋。仇恨的火焰燃烧着她的心房，使得她的手脚就好象誰給她增添了力量一样硬朗起来了，这时她的脑子也变得清醒了，不象几分鐘前那样惊惶无策。

暹椰树并不太高，这刚是第一次結果。她用鈎镰割下了一串椰果。这些果子异常丰满，涨得圓鼓鼓的，看样子就很好吃。两个坏蛋站在旁边哈哈地笑着，誰都爭着要先喝。这分明是酒精把他們的喉嚨烧干了。突然地，她仿佛又听见二鉄嫂的惨叫声。一个念头闪进了她的脑子：“一个个地給他們砍椰子，这……不能这样做，他們有两个人……对，給他們同时喝。”

七大娘砍椰子的手艺仍然象从前那样快捷灵巧，两个家伙禁不住嘖嘖称贊道：

“这老家伙砍椰子和姑娘家一样！”

削了几个，七大娘把刀口輕輕地砍进椰瓢，挖出銅錢大的一个小孔。两个畜牲同时仰起脖子喝了起来。整个面庞都給椰子遮住了，七大娘只看見二个緋紅的脖子，就好似一对鷄冠在那积滿垢泥和臭汗的衣領中跳动。七大娘稍微有些悚然，但随即很快地提起砍刀，准确得象砍椰子一般沒有一个

家伙来得及叫一声。当她看见两具尸体沉重地倒下去，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血象泉水一样的淌着，旁边几个椰子在翻滚着，七大娘突然感到一阵晕眩，噁心得要命。她连忙扔掉那粘满血腥的砍刀瘫坐在椰树边，紧紧地靠着树干，免得摔倒。她就这样双手捂着脸坐了很久很久。在她的一生中，第一次手上沾满了血，第一次拿起砍椰子的刀，不是砍削那美味可口的椰果，而是去砍死那曾经使这块安宁的土地沾满血迹的刽子手……。

就在当天晚上，七大娘和她的小孙女，在村里人的帮助下，带着从伪军那里弄来的两支枪，逃到解放区根据地。战士们热情地接待了她俩祖孙俩。人们问她，为什么连鸡都不敢杀的她，竟能杀死两名强盗。七大娘感到很窘，不知如何回答。

七大娘那双善于抚摸钟爱儿女的、曾经给人们送来香甜甘美的椰汁的那双手现在也沾上了血迹了。

故事讲到这里，可能人们对这故事会感到惊奇吧，因为越南的老大娘自古以来都是温存、仁慈和宽厚的嘛……。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她们仍然如此，只是在美吴集团黑暗的统治下不管如何胆快和善良的人都不能安稳的坐以待毙，因为他们的仇恨再也压抑不住了，人们已经站起来了，那一双双柔弱的手也变得坚强有力了。





一幕女教师的剧

作者：江 南

对于一个刚刚从事教育工作只有几年，且又长期生活在城市并在城市任教的我来说，突然被调到N郡的P.V.地区初级小学去工作，感到既陌生又耽心。P.V.地区是抗战时期的老根据地，而人们都风传说是“越共区”，因此我有些犹豫。考虑了一阵后，终于为了谋生，只得收拾行装到新任职的学校去。其实我并不怎么害怕“越共”，因为我想：

“管他什么‘越共’，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我只是教书，一桩非常平凡的工作。而且我也不触犯谁。”我所担心的倒是另外一件事，据曾经在P.V.小学教过书的同事们说，这里就是孩子们“越共思想”也是根深蒂固，很难教诲。而我为好奇心所驱使也想了解了解“越共思想”到底是什么，连孩子们也受到了深度的渲染？

我来到P.V.小学已经六个月了。我也曾尽力去了解，但是越了解就越感到茫然、费解。这里的孩子非常纯朴可爱，并且非常尊敬我。假若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非常好

学，学什么都要打破沙鍋問到底。孩子們明显的进步使我感到自豪。最为突出的是这里的孩子们生产劳动非常之棒。学校后面的一小块空地被他们开发成了一座葱綠的小菜园。孩子们常常摘下一些最好的菜蔬送到我的住处，或者拿去变卖，换回一些書本紙墨。如果“越共思想”仅只是这些，那么就是我也要着迷，何况是孩子们。

但是我了解錯了。还有一些是我未能了解到的。

× × ×

吳庭艳来到N郡，为刚修建完的“战略道”举行落成典礼的那一天，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們得到了命令，要带学生们去欢迎。命令里措詞很严，强迫大家都得切实执行，因为吳庭艳很久沒有来到这个地区了。

还在城里教書的时候，对于去欢迎吳庭艳或是其他大小官員，那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了，可是在这里——一个穷僻的小村子，离市鎮又很远，有許多的困难要解决，例如沒有制服，路途太远，沒有人看家。（因为大人都勒令要去。）但是上級的指示呢？最后校长只得吓唬說：那个小鬼不去，就开除学籍，不許再来上学。当我传达校长的命令时，我看到同学们窃窃議論流露出不滿意的样子。我极力地进行說服：

“十年九不遇，反正总统他很久才来一次，同学们将就辛苦去一次罢！免得我們班、我們学校，甚至你們的老师——我，都要受到呵責”。不知道孩子们是害怕被赶出学校，还是顧惜到我，不願我为难，所有的孩子们都到齐了。

集合的地点是在“战略道”旁边的一个广场，面临馬路搭了一个检閱台。开会程序已議定：早上九点，吳庭艳到达，十点散会。从P.V.地区到集合地点有三公里，因之，天刚蒙蒙亮我們就得把孩子们集中，以便七点正准时到达集